



情場如戰場 打仗有死傷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筆者從來不認同某些「專家」說道：「有些學童（一般指中學生、畢竟大學生多數都算成人）比較「適合」談戀愛」云云。而「專家」呼籲家長不要「打壓」子女談戀愛，其實該是「專家」在打壓家長！

常言道「情場如戰場」，讀者諸君若有留意身邊親友之遭遇，就可知「戰場」是英雄地，總是優勝劣敗，絕不講人情。有些人個性堅強，捱得住挫折，才可以屢敗屢戰而最終得勝；也有些人一次失戀戰敗就餘生都無法重新振作！

信手在個人電腦中找出一份2008年的「剪報」，說及一名14歲中學生女為情自殺。據報這女孩被結識交往數個月的「男朋友」拋棄，此「渣男」（暫時站在死者的立場看這場感情糾紛）變心是為移情死者的閨蜜云云。死者「飽受情傷困擾外，更面對好友背叛」（新聞報道的說法，字字揪撥），最終用香港最常用的辦法自殺，就是從高樓大廈跳出去跌死。女童由談戀愛到喪生，才僅匆匆幾個月，諒來家長必定措手不及、反應不過來！

「你喜歡人家，人家卻不喜歡你」，是「情場」上最無可奈何的死局。這種事出動到天主真神；或是如來佛祖、觀世音菩薩都只會愛莫能助。筆者小時候常聽一句廣府話順口溜，曰：「我對你癡心一片，你當我藕×吃線！」這個「藕線」是粵方言詞，略相當於「害了神經病」。

戀愛談不成可以害死人，談得攞但遇到阻滯也可以！

2011年，一名中學生於深夜在女友家中跳樓自殺身亡，女朋友要殉情而

被家人制止，一對小情人由是陰陽相隔。這對「苦命愛侶」有受到家長「棒打鴛鴦」嗎？

案情顯示，男生已經不是第一次到女友家留宿！今回は深夜在案發現場有人下「逐客令」，然後再有人報警投訴被滋擾。這該是「未來岳父岳母」（女方家長）要趕走「未來半子」（死者）……然後就有人跳樓了。

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，男生自殺的遠因近因都只能成為市民看官茶餘飯後的助談之資。女方家長有嫌棄男生家窮嗎？但是他們又大方到讓男生留宿！會不會是女方家長放任小兩口盡情談戀愛得過了頭？事發時，是一對小情人先吵架呢，還是「未來兩翁婿」之間先起紛爭？筆者以常理推斷，中學生可以到「愛人」女同學家中留宿，這可不是普通「拍拍拖」的關係可比。小兩口即使還沒有「未拜堂先做夫妻」，至少在「世伯母」的眼皮下，該是感情已發展得甚為「成熟」了。

現在我們旁觀者在多年之後重看上述兩個不幸案例，或會慨嘆小孩子怎麼為了這雞毛蒜皮的事便輕生？結果是讓家人陷入長時間的苦痛深淵，可能還會自責不已：「早順着他們喜歡怎樣談戀愛便怎樣，或許就不死呀！」

成年人眼中的人生小挫折、小插曲，在中學生可能覺得是「有死而已」的大事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足證許多青少年還沒有學會應變的本事，就跑去「玩」某些「危險活動」（中學生談戀愛亦算），後果可以非常嚴重而無可挽回！

由是觀之，那些「無差別」地鼓勵中學生談戀愛的成年人（通常是什麼「專家學者」），未免太過不食人間煙火了。



曉情的美食「節」

人生邊關處 童心

我是在一個興趣班上認識曉情的。讀小學二年級的她紮着馬尾辮，穿一身細碎格子的花裙子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我見到她時，她正在奶聲奶氣地背古詩：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」我問她：「這個佳節是什麼節啊？」曉情忽閃着大眼睛，想了幾秒，頑皮地說：「吃瀟鵲的節。」我大吃一驚，暗想：這是什麼典故？

曉情見我不解，便掰着手指頭數了起來：「端午節，媽媽會包糉子，有紅豆的，有鹹鴨蛋的，我愛吃甜的，阿媽愛吃鹹的；到了春節，家裏人會包饺子，爸爸說全家人一定要一起包饺子、吃餃子，才算是團圓，我覺得春節就是餃子節。還有到了農曆的正月十五，要吃湯圓，那不就是湯圓節嗎。」班裏的孩子們和一些家長聽了曉情的話，不禁笑了起來。

我打趣她：「那為什麼登高處的那個節，你說是吃瀟鵲的節呀？」曉情很認真地說：「阿爺是潮州人，爹哋的阿爺在很早的時候帶着阿爺來到香港。爹哋說重陽節，是要讓老人們開心的節日，阿爺最喜歡吃潮州的瀟鵲了。所以，那一天家裏的晚餐一定有瀟鵲。」

聽着曉情講她的美食「節」故事，以及她臉上流淌的那份自豪，我不禁為她叫好。作為中國人，過節必然伴有豐富的習俗活

動和各種各樣的味覺記憶。幾千年來，傳統節日相關的各項活動、風俗和儀式，已深深地內化為中國人的道德意識和行為習慣。傳統節日中所蘊含的倫理道德和審美內涵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時代價值。用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下一代、影響下一代，並在這個過程裏，培養他們作為中國人的志氣、底氣、骨氣，是多麼重要！

曉情的美食「節」給了我生動的啟發。回到家，我便着手修改自己的備課資料，讓中文課的文化味更濃一些、更「香」更「甜」。之前的很多年，我帶領學生一起學習沈從文在《邊城》裏寫的端午，我只講到端午節最早的起源是24節氣之一的夏至。而如今，我會把賽龍舟、包糉子紀念屈原，以及背後蘊含的愛國主義精神講得更透；之前講到王安石的詩句「千門萬戶曠曠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」和李清照的詞「翠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」，學生們往往更重理解詩詞本身的藝術特點，而如今，我會引導他們去探究中國人在春節和元宵節的習俗，貼春聯和門神祈福、燃爆竹驅趕「年獸」以及習俗背後的核心是中國文化特有的「天人合一」理念，敬畏自然。

都說教學相長，我真心感激曉情和她那可愛的美食「節」。我希望自己能和孩子們一起，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裏共同成長。

人生苦甜 事緩則圓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「家人認為我夠鐘返企。」林鄭月娥金句，人生苦甜，是辭官歸故里？定漏夜趕科場？各有所求吧。昨天父親節，我求可報劬勞，無奈難報！仙逝在天的我父，一直看顧世間的我，指引迷惘的我，感恩啊！常憶父親金句，當年他的話言猶在耳：阿爸對你們兄弟姊妹沒要求，都是想你們能自立，自強不息，我沒本事夠力供應你們都讀大學，但學問就是財寶，你們努力求良策讀上去呀！

於是，妹妹就靠獎學金去了日本，弟弟借貸及半工讀去了美國留學，而身為長女的我入了師範，因為爸爸說事緩則圓。我讀兩年即羅師畢業了，教書之餘，心中仍期盼能戴四方帽。心中有美好夢想未遂，隱隱然有種憾憾，常湧出一陣苦味。

畢業後旋即求得教席，我很快就為人師表，年復年儲了些錢，並得阿爸的大力鼓勵，讀遠距大學。我努力不懈，阿爸讚賞我，最終學有所成，戴上四方帽。如蜜的甘甜，在我心頭回味！我讀港大的學士及澳門大學的碩士學位，俱苦我心志，用零碎拼湊的時間，完成學業及論文，過程如歌詞所云：種種苦楚，等於激勵，等於苦海翻細浪……爸爸說得對，事緩則圓，先苦後甜，確值得珍惜。我熱愛工作，快樂任教，也愛文學寫作。但我常想起阿爸的話：橡筋不要拉扯得太盡，否則斷掉不行了。

因此，已經活得非常繁忙的我，深知有得必有失，我不想「爆煲」，沒有再追求博士之銜，婚後卻成功地求得湊成「好」字的一對兒女，太值得呀！苦有淺深，深嘗苦味，曾記當年我身在倫敦。某老婦原來想趕我出會，趁我人在外，此相交了20多年的老友，竟背我插刀，欲置人死地。枉我一向對她尊敬有加，詎料為名利而人心不足，老婦變臉毒虎，萬般冤屈我，恨我有眼無珠錯把宿敵當良人。她譏諷害我，使我心碎傷神、無盡苦楚！

回首往事，我捱鹹酸苦澀的年月過去了，十年人事幾番新！我放下對她的怨氣，長留乾坤正氣，歷史自有判斷。小人小家的協會自把自為氣數盡，目中無人，訪客不過百，會員都變得更小圈子，光輝俱往矣！

人生饕餮，風味更佳，我自小捱過餓，絕不挑吃，年幼已知粒粒皆辛苦，很珍惜米飯食物。長大了，更珍惜精神食糧滋潤心靈。收穫的，栽種的，都粒粒如珍珠，字字耗心神，珍重惜福這愛！



石上花開，苦中有甜 作者供圖



廖東梅把快樂留在畫中

翠袖輕神 余似心

這篇文章附上的畫作色彩鮮艷、構圖活潑，讀者會猜想畫家是什麼樣的性格和背景？

「當別人觀看我的畫作，會因為畫中輕快鮮艷的顏色覺得我的生活很快樂，一定是個快樂的人。但其實快樂在我的生活中，只是有限的那麼一點點，而且快樂是會漸逝的，我很珍惜它。我想留住快樂的感覺，所以就把它留在我的畫裏了。」這是畫家廖東梅自述創作歷程。

廖東梅甫出生便患上了腦癱瘓。雙手因癱瘓而無法伸直，且一直需坐在輪椅上不能自由活動。在母親以及著名畫家姐姐廖井梅和其他親友鼓勵下，她開始畫畫。她發覺畫畫可以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。20多年來堅持不懈，不斷挑戰身體的限制，不斷超越自我，不斷追求創新，令她不但能執筆畫出自己的天空，更畫出無盡的精彩。

對一般人來說，執筆疾書或塗鴉，都

是隨手而成。但對廖東梅來說，畫一幅畫足以令她耗盡體力、大汗淋漓。雖然十分艱難，不過這是她與外界接觸的橋樑，是她用以表達和溝通的全部工具。在無限的藝術空間中，在有限活動能力下，她一直努力發揮其天馬行空的藝術創作，她使勁地把個人樂觀的思想、內心的澎湃，用力提起她的夢幻之手，在畫布上表露無遺。每一筆，都蘊含她最深刻的情感。她的畫，讓人看到令人震撼的生命力！從她的作品中，我們對生命、對藝術，都有了更深刻的感受。

廖東梅和姐姐井梅正舉辦畫展「無憂」，至本月24日，每天下午在中環威靈頓街86號新藝潮畫廊展出。



廖東梅和她的作品 作者供圖



剎那芳華

陳麗君

昨晚同學打來了電話，邀約去酒吧玩，我推說病了，去不了。然後趴在被窩裏看他們給我發過來的視頻。酒吧門前有充滿曖昧不明的燈火搭起來的燈架。走廊兩旁佈滿了各類花草。侍者或溫柔可親，或彬彬有禮。綠籬上的水珠從葉梢溜下來，成就了一滴眼淚的釋放。一切都美麗得令人流連忘返。荒誕的俗世，空虛的人們，所求的慰藉不過如此。人生短暫，快樂難求。歡歌輕舞，且度今宵。一座酒吧匯聚了人對現世所能持有的慾望和熱情。

那我呢？我不喝酒、不唱K、不打牌，整日宅在家中是不是因為對某一種事物的對峙、退卻？

作為一個抑鬱症患者，我承認自己興趣狹隘。我有想過去學習廣場舞，最初有好幾次都很努力說服自己去融入，卻最終都是落荒而逃。因為那強勁的音樂令我心臟狂跳，心煩意亂。我不關心前赴後繼與時俱進的一切。如同我每日所聆聽的歌曲一樣。網友說我聽的歌曲都是她十年前追過的，我就笑，不說話。有時候，我也覺得自己是真的老了，在我的身上找不到多少隸屬於年輕人的青春飛揚。我只喜歡舊的逝去中的事物，喜歡復古的端莊與單純，不接受新興改造，不懂隨著時間行進時所帶來的價值觀、時髦流行口語……以及所有被熱衷被圍觀被跟隨的一切。我的生活是封閉的，我一直就知道，並深感必要。個人認為，現今生活，物質再昌盛，科技再發達，不能讓人感覺到作為自我存在的真實質地，便都成了種種狂妄和幼稚的迷途，但這種迷途任一區域的人，不管他在摩登都市還是在海角天涯，在生命存活的前提下，必須關注的問題，只能是如

何發現並面對自我結構的真實性。

和一個朋友聊天，那是一個公認的很淡泊的女子。某一次在談及人在網絡與現實中的不同之處時，她也說，網絡中的她比現實生活中表現得更沉穩一些。她尚且如此，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現今人們所為自己設計的一切，都只是表象和形式，不是根本和方向。我們只是用它來填塞時間的縫隙，與心靈是否被引領無關。只是因為個體缺少安全感，於是集體及潮流中隱匿和消磨自我，究其原因便是一種意志和獨立性的虛弱。而當虛假繁榮的一切破碎之後，我們就會失去方向。不知道該做什麼、怎樣生活，或為了什麼而生活。這樣的問題足以讓每一個在俗世中掙扎的人頹唐，最終遠離人群，並被世間所遺忘。就像我有時候會閱讀到深夜。讀《悲慘世界》、《紅樓夢》……找尋偏僻未知，沉淪於詭異想像。這些文字被閱讀之後，有何用處，又將去向哪裏？我雖內心困惑卻也並不過分關心。因為內心知曉，它們和我所置身的現實已毫無關聯。

有人說，我是一個心灰意冷的人，早就不再擁有像他人那般強盛的對現實的欲求：希望更換生存環境，或是擁有更高層次的生活。我常常在想若是在某一天一覺醒來突然換了一種語言說話，呼吸到更為清潔的空氣，吃到更新鮮的食物，看到更為圓滿的月亮，人就真的會得到幸福嗎？如此生活會更應有希望嗎？這和大山深處的孩子渴望突破地理界限去城市生活有何區別？

也許一些人一輩子都無法真正抵達城市，看不到最喜歡的遊樂場和餐廳，看不到最圓滿的月亮。這是相同的屬性。到了彼岸，還有更遠的遠方。地球是圓的，繞回來，又到了原地。人脫離不了俗世現

世。如同孩子積木般的物質世界，岌岌可危。我們將如何繼續存活？那藉以憑靠的一線隔置，它來自何處，又能支撐多久？這世間所有的人，無論你分布在怎樣的緯度和經度，其痛苦的根源沒有區別。最終需要面對的，是來自於生命本身真實而無解的痛苦。那些溫柔的緩慢的惆悵的時刻。那些熱烈的野性的奔放的時刻。那些黑暗的暴戾的抗爭的時刻。而適應這一切，需要足夠的清冷、疏離與淡漠。不再渴求圓滿，便不會受損。明確地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，也明白自己不需要什麼。對外界沒有依賴。但這不是鼓勵你去孤立自己。這只是人在微小和有限中做出的爭取，直面心靈。生命短暫，我們不能貿然來到茫茫人海並最終徹底迷茫下去。

是的，我們或多或少都被這個世界薄情過，並注定餘生要小心翼翼懷揣傷疤走在日光之下，不至於走不動，但也走不快。

但是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努力去釋放過去，活在當下，並對未來保持順其自然。沒有對不起，也無從去說沒關係。

就像野地裏生長出來的果實，無人採摘。熟透後墜落樹邊泥地裏，緩慢腐爛……田間地頭高堆起的草垛，如果下過一場雨，掀開草葉，可以看見底下剛綻出的小蘆葦……和孩子一起去滑冰、看書、整理房間……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真實且與人無礙。只以軀體最終抵達的平靜和遺忘所覆蓋。到最終蓋棺定論了，春天也就會相繼而來。我們對待這世間的一切無論你如何地依依不捨，如何地纏綿悱惻，終究，最後也只剩下一個習俗製造的肅穆歸宿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執著於心念念不忘呢？

算了，就這樣吧！揮去花瓣，拂去雪粉，換來長袖一身輕，亦是幸甚哉！



我們與畜的距離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上周最熱的焦點莫過於唐山事件，有人氣急評論「這不是兩性對立，而是人畜對立」。小狸非常理解與贊同這評論中的核心要義，只是，在措辭上卻不敢苟同。主要問題是——畜，怎麼了？人與畜的距離很遠嗎？那又到誰誰在高位？

從小的校園教育和部分哲學流派的觀點，都一直在為人類打着「唯我獨尊」的雞血。但可惜的是，我們驕傲了多年的「高等依據」，卻大多經不住科學的驗證。

比如，小學自然第一課就引用了恩格斯的語告訴我們，人類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製造和使用工具。但事實上科學家早已證實各式各樣的動物都可以使用工具，包括魚。其中，黑猩猩更是「老司機」，完全可以根據情況需要而製造、使用不同且複雜的工具，比如自己生火再用烤架烤又滋滋潤潤燒個烤什麼的。又比如，有哲學觀點一直提到人類的「自我認知」，覺得這是人類的專利，高級得不得了。但事實上，海豚、黑猩猩、大猩猩、鯨魚以及喜鵲等都被證明擁有自我意識——在實驗中，牠們的身體被塗上記號後，第一個反應是去鏡子那裏看看自己的形象有什麼變化。

至於「社會屬性」和「主觀情感」就更不是人類獨有。蜜蜂和螞蟻才是社會屬性最強的生物。它們擁有比人類社會更森嚴的社會體系，它們才是真正生物學上定義的社會性動物。而早在十多年前，科學家就已經證實，動物也會得憂鬱症。這些年間，在服用抗抑鬱藥的寵物每年都在增加。

這麼看來，作為「萬物之靈長」的我們，真的很「獨特」嗎？我們和畜之

間的距離，似乎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般遙遠。不如我們想像的遙遠，但也有可能真的很遙遠。只不過，這遙遠中的低位是人類。

日本京都大學曾讓黑猩猩與成人類比拚記憶力，結果黑猩猩贏了。比結果更讓人震驚的是，科學家的結論是「黑猩猩們之所以比人類出色，是因為牠們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記憶方式。」

有哲學認為蜜蜂建造出的蜂巢雖會讓很多建築師慚愧，但人類驕傲的地方在於「即便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，是他在建房以前，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。」問題在於，你又怎麼知道蜜蜂在築巢前腦子裏沒有蜂巢的藍圖？「蜜蜂沒有」和「人理解不了」是兩個概念。

最新的報道說，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，狗憑藉覺能準確辨別出飛機乘客中的新冠病毒攜帶者。專家說，狗的嗅覺非常靈敏，能夠嗅出極低水平的氣味，因此牠們能超越今天人類掌握的任何技術方法。

不止狗狗，許多動物都會通過留下氣味傳達信息；有些猴類能發出超過20種不同的聲音與同類交談；大象可以預知生死，還可以「組團旅遊」。「萬物之靈長」的人類，既聞不到氣味，也聽不懂鳴叫，更猜不透一路向北的象群要幹嘛，但你不了解的，不代表就比你低級。

最明顯的，人類從沒學會動物的語言，但很多動物卻學會了人類的語言，從掌握了2,000個單詞的黑猩猩，到察言觀色一流讓你心甘情願為牠鏟屎的貓主子，到底誰才是大智若愚的那一方？

別再說「人畜對立」了，既暴露了自以為是，又抬舉了惡人。



喪屍

信而有征 劉征

謝天謝地，喪屍文化的熱度終於在某種程度上消退了。回憶2015年左右的那段時間，你幾乎可以隨時隨地看見喪屍。它會出現在《生化危機》、《陰屍路》和《屍速列車》這樣的影視劇當中，數量之多簡直可以湮滅整個世界。而這些影視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情節，世界被簡單化成了一个捉迷藏遊戲，一旦誰被找到，誰就離場。

當然，偶爾，也會出現一兩個與主角十分親密的被咬者。這時候，導演會破天荒地留出幾十秒時間，讓這兩位互訴衷腸。可是這個過程很短，因為人一旦被喪屍咬過之後，規定他是要很快失智的。在這麼短的時間，根本容不下什麼像樣的討論。To be or not to be這樣的哲學命題，從來不存在於喪屍主題的影視劇當中。因為這個主題對於什麼都不管不顧的喪屍來說太複雜了。

這就是《權力遊戲》最後兩季口碑變差的原因。在《權力遊戲》的前半段，喪屍儘管一開始就出現了，但是這個終極概念從未真正現身，只是以一種潛在的威脅存在着。幾個王族在這個潛在威脅的推動下，不斷相互

碰撞，並在碰撞的過程當中，一個一個的異域文化被展現出來。他們的服飾、行為、個性和地貌都充滿細節，以至於這部劇集拍出了許多季之後還可以持續受到關注。觀眾或許沒有意識到，當他們在讚嘆這部劇集精彩的時候，並不完全是因為這裏面有各種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，而是因為裏面的每一個角色都很飽滿。比如俊美而陰毒的蘭尼斯特家族、優雅華麗的高庭世界、兇悍的海民、傳統而耿直的北境守護者等等。博奔在這裏最大的作用只是勾連了所有人。真正令人享受的，是看每一個人如何展示個性。直到後半段，當喪屍以夜王追隨者的身份出現之後，這部劇才開始口碑分化。這種分化其實很正常，因為前半段的生機勃勃完全被後半段簡單枯燥的陰暗替代了。夜王和它的追隨者異鬼們出現的時候，既有力量的，又一成不變。

這幾乎就是全部喪屍影視的核心——絕對二元對立。《屍速列車》是這種文化最典型的代表。在這部電影當中，民眾和喪屍被安排在一个狹小的空間——火車，雙方於是不得不相逼，又因為人類無法離開這輛封閉的、正在高速行駛的列車，血脈和殘忍就成

了伴隨性的一種恒常狀態，這令整部電影十分恐怖。

於是，每每看到這樣的情節，我的思維就會凝滯。倒不是說這種流行文化現象刺激不到我。恰恰相反，當我在看《屍速列車》的時候也會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，並且這種緊張還會貫穿始終。我之所以不喜歡喪屍題材，是因為它沒有需要思考的地方。這種題材的故事結構實在太簡單了。在這種人為的二元對立關係當中，對立以斷裂的方式變成了絕對對立。人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勞。人和喪屍的關係變成了類似於生與死的關係，抗擊死亡是一種勇敢，但是同時又令人感到絕望。

然而換一種視角看的話，你會發現，在這種深深的絕望當中，還隱藏着一種絕對主體意識的觀念。當人面對喪屍的時候，他其實根本不需要思考。責任、道義、複雜的博弈關係，在這裏完全沒有意義，作為主體的人於是可以不必要任何責任地去擊倒一個又一個喪屍。個人因而擁有了力量感，主體因為脫離了語境框架成了絕對的主體，一個充滿攻擊性的、傷害的、侵略的主體。